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二十三回 文筆壓人 金錢捉將

語云：花花花，有根芽，種豆還得豆，種瓜不成麻，儒釋從來各一家。儒有儒之正，儒有儒之邪；釋有釋之得，釋有釋之差。大家各不掩瑜瑕。你也莫毀我，我也莫譽他；你認你的娘，我認我的爺；為儒尊孔孟，為僧奉釋迦，各人血肉各精華。我若學你龍作蛇，你要學我鳳成鴉，勸君須把舵牢拿，風光本地浩無涯。

話說唐長老，虧小行者弄神通顯示法相，驚醒愚民，皈依佛法，得以飽餐一頓，策馬前行。一路上嘆息道：「我佛慈悲清淨，自有感通，何嘗在此？今在道途中不得已，作此伎倆，實於心有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金人入夢，便已開象教之門，此不過一時顯示威靈，使愚蒙信心，雖近浮雲，實於太虛無礙。」唐長老道：「雖如此說，然可一而不可再。戒之，戒之！」師徒們在路上談些佛法，欣欣向前而行。真是路上行人口似碑，弦歌村裡這番舉動，早已哄傳到前村，說後面活佛來了，大家都要盡心供養，以祈保平安。唐長老馬到時，未曾化齋，先有獻齋的在那裡伺候；未曾借宿，先已有人打點下住處。一傳兩，兩傳三，早沸沸揚揚傳到文明天王之耳。原來這文明天王本出身中國，生得方面大耳，甚有福相。當頭長一個金錠，渾身上下布滿金錢。所到之處，時和年豐；所居之地，民安國泰。只因國中遭了劫運，不該太平。這文明天王出非其時，故橫死於樵夫之手。他一靈不散，又托生到西土來。也生得方面大耳，當頭金錠，滿身金錢，宛然如舊。只手中多了一管文筆，故生下來就識字能文。又喜得這枝筆是個文武器，要長就似一杆槍，他又生得有些膂力，使開這杆槍真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又能將身上的金錢取下來，作金刨打人。遂自號文明天王，雄據著這座玉架山，大興文明之教。這山前山後，山左山右，凡到千里之內者，皆服他的教化。這地方從來好佛，僧家最多，自文明天王在此，專與佛教作對頭，故毀庵拆寺，不容許留一個和尚居住。故數百年來僧家絕跡；就間或有一兩個和尚到此，民風土俗已淪入文明之化，並無一人瞅睬。這日忽聞得人傳說，有四個和尚在弦歌村用四金剛開路，百千萬億韋馱顯靈，引誘得這些文章禮樂的書生，與孝弟力田的百姓，依舊貪嗔好佛。氣得這文明天王暴躁如雷道：「哪裡來的賊禿？怎敢逞弄妖術，敗壞我文明之教！」因吩咐石、黑二將軍道：「今有四個和尚西來，他一路上專以釋教欺壓我儒教。你二人可把住要路，待他到時與我捉來，碎尸萬段，以消我這口不平之氣。」石、黑二將軍領了天王之令，忙帶領許多兵將把守在玉架山前，守候捉拿和尚。

守了兩日，果然遠遠見四個和尚，一個騎馬，一個挑擔，兩個前後擁護行來。石將軍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黑將軍慌忙將陣勢擺開，手挺著方天畫戟，大聲吆喝道：「妖僧快下馬受縛！」小行者看見，忙叫沙彌將唐長老的馬頭帶住，耳中取出金箍鐵棒在手，迎將上來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怎敢青天白日在此短路？」黑將軍道：「我乃文明天王駕前鋒黑將軍！奉天命命令，拿你和尚去受死。怎說短路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做你的天王，我做我的和尚，我過路和尚又不犯你天王之法，為何拿我去受死？」黑將軍道：「你既是過路和尚，就該悄悄過去。為甚逞邪術弄金剛開路，韋馱顯靈，哄騙愚民齋供，以亂文明之化？你還說不犯法無罪！」小行者道：「金剛、韋馱原是我佛門護法，怎為邪術？齋供是眾善人喜捨，何為哄騙？我大唐中華大國，歷代禮樂文章，尚不敢上希文治，還要仰仗我佛門庇佑。你大王不知是哪洞裡的妖精，學得幾句之乎者也者，輒敢擅稱天王，自號文明，霸佔此山，蠱惑百姓，又毀訪我佛。我不與他計較便是他的造化了，他為何轉來尋我？」黑將軍聽說，默默無言。石將軍在旁看見，忙叫道：「莫要聽這奸僧胡說，只拿他去見天王明正其罪。」一面說一面挺著一柄月牙鎗，照小行者劈面鎗來。黑將軍見了，也挺畫戟戳來。小行者笑道：「你若倚著文明之教從容講理，還可左右支吾，遲你數日之命；若要動武廝殺，只怕目下就要身亡了。」遂將金箍棒逼開鎗、戟，趁手相還。兩個惡將軍，一個狼和尚，在山前一場好殺。但見：

鎗去棒來，棒來戟去。鎗去棒來，好似明月半輪撐玉柱；棒來戟去，猶如犁星雙角駕金虹。兩個惡將軍，前一鎗，後一戟，緊緊夾攻狼和尚；一個狼和尚，左一棍，右一棒，輕輕抵住惡將軍。將軍口說文明，滿腔惡毒氣未見文明；和尚言雖慈善，一片殺人心何曾慈善。攪做一場，天昏地暗；喊成一片，地動山搖。不知哪世冤家，亡生賭鬥；大都今生孽障，捨死相持。橫斜兩處，戰成三足香爐；粗細中間，殺出一條扁擔。

三個人殺了半晌，雖也未見輸贏，只覺金箍棒重，鎗、戟招架不來。石、黑二將軍漸漸有幾分敗陣之意，早有跟來兵將飛報與文明天王道：「來的和尚甚是利害！使一條金箍鐵棒颼颼風響，石、黑二將軍齊出來攻，殺他不過，將要敗陣了。求天王發兵救應。」天王聽了嘆息道：「釋教未嘗無人，只可惜走的路頭差了，待我來細細教訓他！」因叫轎馬，左右忙牽過一匹烏騾馬來。這馬原是楚霸王騎的，雖同楚霸王死在烏江，而精靈不散，仍成良馬。文明天王自雄據此山，沒有乘坐，遣人天下求馬。雖有穆王的八駿，然止好備和鑿飾文明之象，卻非英雄臨陣之物。故遂選了這匹烏騾馬乘坐。這日，馬卒牽到，文明天王先在架上取了那枝文筆在手，然後飛身上馬，馬前打著一對龍旗，旗上寫著兩行金字道：

大展文明以報聖人知我，  
痛除仙佛使知至教無他。  
又一對鳳旗，旗上也寫著兩行金字道：  
身困野中隱顯呈天地之祥，  
名標閣上生死絕春秋之筆。  
又帶領著許多兵將，一齊涌出山前。

此時，石、黑二將軍已支持不住，漸漸退到山腳下。聽見天王自引兵來，又重新耀武揚威復殺過來。小行者看見，嘻嘻的笑着來道：「你這兩個軟東西，纔戰得幾合，已似鼻涕一般，想是哪裡去搓了一陣，又硬起來。不要走，吃我一棒！看你還是硬還是軟？」舉棒劈頭就打。石、黑二將軍忙用鎗、戟架住道：「和尚不得無禮！我文明天王的御駕已到了。你這幾個和尚的死期將近，還要說甚寡嘴？」小行者還打算答他，早金鼓齊鳴，繡旗開處，文明天王一騎馬早已衝出陣前。石、黑二將軍看見，就乘機從兩旁退去。小行者知是文明天王，便橫著鐵棒大叫道：「那騎馬的！我看你文縷縷，氣昂昂，裝模做樣，莫非就是甚麼文明妖精麼？」文明大王聽見大笑道：「好野和尚！你既能弄金剛開路，韋馱顯靈，又能用這條哭喪棒抵敵石、黑二將軍，也要算做個有用之才，為何身陷異端？殊為可惜！今既有幸得遇我文明天王，便該棄邪歸正。如何不思追悔，尚逞強梁，反叫我是妖精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野妖精，你既冒文明之名，也須知文明之實。當時堯舜稱文明者，身穿袈裟，頭戴冕旒，謂之衣冠，伯夷秩敘，百夔治音，謂之禮樂；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謂之文章；天下雍雍熙熙，謂之文明，方不有愧。你今躲在山坳裡，上無宮室，下無官寮連宇，不知你識與不識文明在哪裡？你看我這條鐵棒將邪魔打盡，獨標我佛的清淨，方是真文明。」文明天王笑道：「你拿著這根鐵棒，便以為英雄豪杰，不知這正是你取死之物也。我若用刀劍與你對敵，拿了你也不為希罕。我只將手中這枝筆兒與你鬥三合，你若鬥得我過便饒你過去；倘或被我捉住，那時細細割切，你卻莫要反悔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個自當奉承，且看你的手段如何？」說罷，又舉棒當頭打來。文明天王將手中這枝筆扯長做一條槍，輕輕撥開棒，就照臉回刺一槍來。小行者也用鐵棒抵擋。只鬥得三合，文明天王就撥馬而回，小行者隨後追來。

文明天王因在身上取下一個金錢刨來，扭轉身軀照小行者劈頭就打。小行者眼明手快，急將金箍棒一隔，恰恰打在金箍棒上，當的一聲響早已迸在地下。說不了又是一刨打來，小行者又是一棒隔去。文明天王看見驚訝道：「這和尚看他不出，倒也有三分手脚。」遂將渾身的金錢刨兩點一般打來。小行者將棒團團使開，就象一道寒光在地下滾，并不見人，那金錢就像寒星一般當當的迸了滿地。文明天王看見無數金錢刨並無一個打在小行者身上，倒轉歡喜道：「好個精細和尚！」因撥轉馬頭問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這和尚叫甚名字？哪裡修行？幾時得道？可細細說來。」小行者喚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只道我孫老爺是貪財的和尚？指望將這些金錢

刨打倒我？怎知我徹底澄清，一絲不染，笑你枉用心機，有何用處？這也不怪你，總是你不知我的出處，聽我說與你：

東南有山名花果，天地靈苗石一朵。  
先天曾產佛祖宗，後派兒孫又生我，  
幸喜家傳大道成，下地上天無不可，  
白虎拿來守石門，蒼龍拿住鎮山左，  
千山妖怪盡投降，□殿閻王沒處躲，  
瑤池宮裡醉蟠桃，玉帝門前落金鎖，  
孫家鐵棒久知聞，履真小聖聲名播。  
自從仙祖勸皈依，方把放心收拾妥，  
奉師西行見如來，拜求真解救偏頗，  
只道西天有善人，何期撞著你一伙，  
假以文明闢異端，實欲殺人並放火，  
惡人惡滿要消除，偏要招災與攬禍，  
施我金錢不愛財，文筆如花空袅娜，  
斬平邪教作慈悲，只要天王頭一顆。」

天王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原來是東勝神州花果山天產石猴孫行者的子孫？你那老猴子當初大造化，值我未曾開教，被他僥倖成功去了。你這小猴子今日卻晦氣撞見我，萬萬不能僥倖了。若是有些靈性，師徒們快去商量，棄去邪魔，逃歸正教，早早養起頭髮做我的良民，尚可保全殘喘，以度餘生；倘執迷不悟，我也不用刀劍殺你，只將文筆書你作妖僧，寫你作外道，幾個字兒壓得你萬世也不能翻身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說也沒用，請試壓壓看，且看壓得倒壓不倒，再作商量。」文明天王道：「我卻憐你是個有用之才，不肯輕易加害，你倒自家要尋死。既要我壓，有何難哉！」遂將手中文筆往空一擲道：「著！」那枝筆早飛飛舞舞向小行者頭上落來。小行者見了，若要用鐵棒去擋，也未必就被他壓倒，因看見這小小一枝筆兒能有多重？轉將頭往上一迎讓他落在頭上，毫不歪斜，壁立直的豎著，就象一座文筆峰，雖也覺有千萬斤重，只因小行者有力量，頂在頭上毫不吃力，便搖頭擺腦說道：「一個禿和尚弄成做尖鑽了，倒好耍子！」文明天王看見壓他不倒，大叫一聲道：「至聖先師道通天地，文昌帝主才貫古今，豈可容異端作橫，不顯威靈？」叫聲未絕，只見那枝筆在小行者頭上就是泰山一般壓將下來。小行者便覺支持不住，再將鐵棒去撥時，就如生成，哪裡撥得他動！不一時壓得力軟筋麻，竟挫倒在地。文明天王大笑道：「小猴子，你的英雄何在？」遂喝一聲：

「綁了！」旁邊兵將就一齊擁上，你繩我索將他手腳都縛倒。豬八戒與沙彌初時看見小行者戰敗石、黑二將軍，又見文明天王的金錢刨打他不倒，俱贊嘆道：「大師兄果有法力！」到此時，忽見被文明壓倒，眾妖精捆縛，二人急了，只得一個掣出釘耙，一個展開禪杖，也不顧師父、行李，大叫道：「妖精休得犯我師兄，我來也！」遂兩路殺來。石將軍看見，忙用鎗抵住豬八戒；黑將軍看見，忙用戟接住沙彌。兩對兒戰有□餘合，文明天王看見沒有輸贏，便取下兩個金錢，照二人頭上打來。二人都不曾防備，沙彌恰被打在頭上，當不得一跤跌倒，早被黑將軍捉住；豬八戒閃得快把頭躲過，不料長嘴撒不及，打著金錢，連牙齒都打去兩個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丟了釘耙，掩著嘴只是哼。石將軍看見，趕上前一把掀翻，也叫兵將捆了。

唐長老在馬上，看見三個徒弟皆被捆縛，自知不免，轉策馬上前向文明天王道：「從來三教並行。天王自行文教，貧僧自尊佛法，各不相礙。天王何苦定要滅我善門？」文明天王道：「盤古開天，未嘗有佛，何況妖僧？快與我拿下！」兵將得令，又將唐長老橫拖倒曳扯下馬來，也用索子綁了。文明天王一眼看見那匹龍馬，便驚問道：「你這和尚怎麼倒有這匹好馬？」唐長老道：「此馬果非凡馬，實乃昔年負河圖出孟河的那匹龍馬。因貧僧上西天無腳力，故大小徒向龍王借來。」文明天王聽了大喜道：「我一向要尋一匹龍馬，再無稱意的，只得權用這匹烏騾，誰知你這妖僧卻騎一匹龍馬！此馬既負河圖，乃文明之馬，正合馱我文明之主。你這妖僧怎強佔乘坐？是異端而辱聖門，罪不容於死矣！」說罷，遂下了烏騾，跨上龍馬，□分得意。命眾兵將綁縛著四個和尚，並釘耙、禪杖、行李，鳴鑼掌號，打得勝鼓回山。

原來這玉架山天生成一間大石屋，文明天王又叫人錘鑿一番，竟成了一間石殿。文明天王回到殿上坐下，石、黑二將軍押過四個捆綁的和尚放在殿前。文明天王因捉了四個和尚，又得了一匹龍馬，心下快活，且不發落，就叫排宴來吃。宴來時，大觥大爵，滿斟滿飲，不一時吃得醺然大醉，就要進後殿去睡。石、黑二將軍忙稟道：「四個和尚尚未發落。」文明天王道：「且綁在後洞，待我明日細細審問定罪。」二將軍又稟道：「天王的文筆尚和尚頭上，恐怕後洞過夜損傷。」文明天王道：「那小猴子捆得緊麼？」二將軍道：「捆得緊。」文明天王道：「既捆得緊，可再加上一條粗繩。將文筆取來還我。」二將軍領命，又用一條粗繩加捆在小行者身上，然後去取那枝文筆，誰知那枝小小文筆就有萬斤之重，莫想拿得動。上前稟道：

「小將力薄，取那文筆不動。」文明天王大笑道：「你二人雖也曾沾些墨水，止能親近文人，自卻一竅不通，怎生拿得動。」隨走到殿前，輕輕在小行者頭上將文筆取將下來，又吩咐小心看守門戶，竟進後殿去睡了。石、黑二將軍領了天王之命，遂叫兵將將四人抬入後洞最深之處，重又捆在柱上，方各自散去。

卻說唐長老見四人綁在一處，不覺嘆息道：「死生夢幻，固不足惜，只可惜一場大願未能完成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的道心怎這等不堅，小小折挫便嗟嘆起來？」唐長老道：「不是嗟嘆，以你這等本事，還被他輕輕壓倒，文人之筆真可畏也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文人之筆雖然可畏，也只一時，卻也作准他不得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怎麼作准他不得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象方纔壓在我頭上挪移不動，便是鐵筆，幾幾乎將我壓殺！你看他這一會為貪幾杯酒，擅自移動，我又可以自由自在矣！」唐長老道：「徒弟呀！筆雖移去，你看這些索繩，大結小結，就有千手也難解脫，怎說個自由自在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全不知道，結無大小，只要會解。不會解千劫猶存，會解時片言可脫。師父不消著急，到夜裡包管你解開走路。」唐長老聽了似信不信，便不言語。豬八戒亂嚷道：「你這話只好寬師父的心罷了！你既捆著手會解這些繩索，為何散著手倒被他一枝筆兒壓倒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我雖憑著自性中的靈明參通了天地的道理，做了個真仙，然從小兒卻不曾讀書，那些詩云子曰弄筆頭舞文的買賣，實是弄不來，故一壓就被他壓倒了。如今筆既移去，這些繩索不過吹灰之力，愁他怎的？」豬八戒忽然想起道：「師兄說的雖是大話，卻也有些影子。」沙彌問道：「有甚影子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前日在鬼國被黑孩兒綁縛得緊緊的，忽然一齊斷了，莫非就是這個道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那雖是念彼觀音力，卻也正是這個道理。兄弟，你還做得和尚，有些悟頭。」大家說著，早已天晚入夜。豬八戒性急道：「捆了這半日，眼中已散過花了，快些解結罷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兄弟莫言語，不要走了風。」一面說一面將身一小，早已脫出繩來道：「兄弟，如何？」豬八戒見小行者散手散腳在面前說話，忙叫道：「好哥哥！快救我一救。我捆得緊些，這會手腳都麻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莫要慌，且解了師父看。」摸到唐長老面前，在繩索上吹了一口仙氣，那些繩索就象刀割的一般都散開了。解脫了唐長老，再復回身來解豬八戒；不料洞中黑暗，轉先摸著沙彌，就順便解了沙彌。豬八戒聽見先解沙彌，急得亂嚷道：「這猴子忒也懶，我手腳捆麻了，叫你先解，倒把我丟在後頭，真不是人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求我解轉要罵我，我偏不解，看你怎樣？」豬八戒聽見說不解他急了，忙叫道：「好哥哥！我是個蠢人，不要與我一般見識，我罵你正是求你。」唐長老聽不過，叫聲：「履真，也與他解了罷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造化了這呆蠢才！不是師父說，一千年也不解你。」也就照他身上吹了一口氣，把繩索脫去。那呆子一時手腳輕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哥哥呀，象你這樣裝腔作勢勒掯人，真也可惱，若看起來你這解法來，實是虧你，就是用刀割也要半日。」唐長老道：「解難解得好，只是黑洞裡人生路不熟，怎生出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你們且莫動，待我去看明方向，尋個燈火照路，方好來領你。」遂悄悄走了出來。

洞雖深，一路卻無人看守，到了前殿也空落落的。再走到宮門一看，方見有許多兵將鳴鑼擊鼓的在那裡巡守，燈火點得雪亮。小行者搖身一變，變做個一般的兵將，走到燈火多處，提了一個就走。眾兵問道：「你拿燈哪裡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洞後無人把守，我拿去照照看。」眾兵笑道：「洞後無門，照他做甚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洞後可知無門！大王臨睡還吩咐我，洞後綁著四個和尚，好生看守。我拿燈去照照差了什麼？」眾兵將道：「小心些好，由你，由你！」小行者提著燈籠往裡就走。走到殿上，只因天王酒後要睡，不曾發放，釘耙、禪杖、行李，還丟在殿後。小行者看在眼裡，又往後走。走到殿後四下一看，果然無後門，只有一帶山岡略覺低些，可以爬過。小行者看定了，因躡身回到後洞中，叫豬八戒與沙彌二人走到前殿，將行李、兵器收拾了，拿到後邊山岡下；又走到洞裡領了唐長老出來，說道：「你們三人在此老等，待我找尋了龍馬來好走路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徒弟小心！切不要驚動了天王方好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但放心，若要做好人便繁難，只學做這撬摸賊兒也還容易。」忙提著燈兒找尋到殿中，只見龍馬與那匹烏騾同拴在一槽。小行者走到殿中，輕輕將龍馬的韁索解開，牽了出來，纔牽到後面山岡邊，不料那烏騾馬見龍馬去了失了伴兒，忽然長嘶起來，將這文明天王驚醒，便問道：「為何半夜馬嘶？莫非今日得來的那匹龍馬蹄躡烏騾？可快去看來。」眾近侍慌忙爬起來取燈去看。看了來報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殿中只有烏騾嘶鳴，那匹龍馬不見了。」文明天王聽了大驚，慌忙爬了起來道：「龍馬走了，這四個捆綁的和尚莫非逃脫了？」快傳令眾人去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儒自歸儒，釋還從釋。

不知唐長老師徒逃得脫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